

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籍作家

第一人



红高粱



电影《红高粱》海报

资料图片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首个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籍作家。莫言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代表作《红高粱》以莫言独有的丰富饱满的想象力和汪洋恣肆之笔全力张扬了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堪称当代文学中划时代的精品。1987年,《红高粱》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张艺谋在这个“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中赞美了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红高粱》被公认为华语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一经公映,便在国内外获奖无数,一片赞誉。我们从小说《红高粱》中摘取一部分,以飨读者。

起来,躲起来,养好伤,继续生活。可是,当他走在木桥上时,听到在河南岸,有个不安生的骡子嘶哑地叫了一声。罗汉大爷为了骡子重新返回,酿出了一幕壮烈的悲剧。

骡马拴在离栅栏不远处的几十根木桩上,它们的身下,洋溢着尿臊尿臭。马打着响鼻,骡子啃着木桩;马嚼着高粱秸子,骡子拉着稀屎。罗汉大爷一步三跌,冲进骡马群。他嗅到了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亲切的味道,他看到了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熟悉的身影。他扑上去,想去解救自己的患难的伙伴,骡子,这不通理论的畜生,竟疾速地调转屁股,飞起双蹄。罗汉大爷喃喃地说:“黑骡,黑骡,咱一起跑了吧!”骡子暴怒地左旋右转,保护自己的领地。它们竟然认不出主人啦,罗汉大爷不知道自己身上新鲜的陈旧的的血腥,自己身上新鲜的陈旧的伤痕,已经把自己改变了。罗汉大爷心中烦躁,一步跨进去,骡子飞起一个蹄子,打在了他的胯骨上。老头子侧身飞去,躺在地上,半边身子都麻木不仁。骡子还在撇着屁股打蹄,蹄铁像残月一样闪烁。罗汉大爷胯骨灼热胀大,有沉重的累赘感。他爬起来,歪倒了,歪倒了又爬起来。村里的那只嗓音单薄的公鸡又叫了一声。黑暗逐渐消退,三星愈加辉煌耀目,也照耀着那亮晶晶的骡子屁股和眼珠。

“好两个畜生!”罗汉大爷,心头火起,一歪一斜地转着,想寻找一件利器,他找到一柄锋利的铁锹。他毫无拘谨地走,叫骂,忘了百步之外的人与狗。他自由自在,不自由都是因为怕。东方那团渐渐上升的红晕在上升时同时散射,黎明前的高粱地里,静寂得随时都会爆炸。罗汉大爷迎着朝霞,向那两头大黑骡子走去。他对黑骡恨之人骨。骡子静立着不动,罗汉大爷把铁锹端平,对准一头黑骡的一条后腿,猛力铲过去。一道凉凉的阴影落到了骡子的后腿上。骡子歪斜了两下,立即挺住,从骡头那儿,响起了粗犷豪烈惊愕愤怒的嘶鸣。随即,受伤的骡子把屁股高高扬起,一溜热血抛洒,像雨点一样,渐渐沥沥淋了罗汉大爷满脸。罗汉大爷瞅准空当,又铲中了骡子的另一条后腿,黑骡叹息了一声,屁股逐渐堕落,猛然坐在地上,两条前腿还立着,脖子被缰绳吊直,嘴巴朝着已是灰蓝色的苍天呼呼。铁锹被骡子沉重的屁股压住,罗汉大爷用尽全力,把铁锹抽出。他感觉到铁锹刃儿牢牢地嵌在骡子的腿骨里。另一头黑骡,傻傻愣愣地看着瘫倒的同伴,像哭一样,像求饶一样哀鸣着。

罗汉大爷平托铁锹,向它逼过去,它用力后退着,缰绳几乎被拉断,木桩哗哗叭叭地响,它的拳大的双眼,闪着暗蓝色的光。

“你怕了吗?你的威风呢?你这个忘恩负义吃里扒外的混账东西!你这个里通外国的狗杂种!”罗汉大爷怒骂着,对着黑骡长方形的板脸铲出一锹。铁锹铲在木桩上,他上下左右晃动着锹柄,才把锹刃拔出。黑骡挣扎着,后腿曲成弓箭,秃尾巴扫地噼啪有声。罗汉大爷瞄准骡脸,啪地一响,铁锹正中骡子宽广的脑门,坚固的头骨与锹刃相撞,一阵震颤,通过锹柄传导,使罗汉大爷双臂酸麻。黑骡闭口无言,蹄腿乱动,交叉杂错,到底撑不住。唿隆一声倒下,像倒了一堵厚墙壁。缰绳被顿断,半截在木桩上垂着,半截在骡脸边曲着。罗汉大爷垂手默立,光滑的锹柄在骡头上斜立指着天。那边狗叫喧,天亮了,从东边的高粱地里,露出了一弧血红的朝阳,阳光正正地照着罗汉大爷半张着的黑洞洞的嘴。

队伍走上河堤,一字儿排开,刚从雾里挣扎出来的红太阳照耀着他们。我父亲和大家一样都半边脸红半边脸绿,和他们一起观看着

墨水河面上残阳的雾团。把河南河北的公路连接起来的是跨越墨水河的十四孔大石桥。原来的小木桥在石桥西侧,桥面早断了三五节,几根棕色的桩子兀立在河水中,无可奈何地挡起一簇簇青白的浪花。破雾中的河面,红红绿绿,严肃恐怖。站在河堤上,抬眼就见到堤南无垠的高粱平整如板砥的穗面。它们都纹丝不动。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所以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大的思想。——我父亲那时还小,想不到这些花言巧语,这是我想的。

高粱与人一起等待着时间的花朵结出果实。

公路笔直地往南去,愈远愈窄,最后被高粱淹没。那最远的地方,与铁青色的穹窿边缘连接着的高粱上,也同样地,呈现出日出时动人的凄婉悲壮情景。

我父亲有几分好奇地看着痴呆呆的游击队员们,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到哪里去?为什么要来打伏击?打了伏击以后还打什么?静穆中,断桥激起的水声节奏更加分明,声音更加清脆入耳。雾被阳光纷纷打落在河水中。墨水河由暗红渐渐燃成金红。满河流光溢彩。水边有棵孤独的水荇,黄叶低垂,曾经绚烂过的蚕虫状花序枯萎苍白了地挂在叶杈间。又是抓螃蟹的时令了!父亲想,秋风起,天气凉,一群大雁往南飞……罗汉大爷说,抓,豆官……抓!螃蟹纤巧的脚爪把细软的河泥印满花纹。父亲从河水中闻到了螃蟹特有的那种淡雅的腥气。我家在抗战前种植的罌粟花用蟹壳喂过,花朵肥大,色彩斑斓,香气扑鼻。

余司令说:“都下堤藏好。哑巴放把。”

哑巴从肩上摘下几圈铁丝,把四盘耙绑在一起。他啊了两声,招呼着几个队员,把连环耙抬到公路与石桥相接处。

余司令说:“弟兄们,藏好,等鬼子汽车上了桥,等冷支队的人把退路封住,听我的口号一齐开火,把畜生们打到河里去喂白鲢喂蟹子。”

余司令对哑巴打了几个手势,哑巴点点头,带着一半人枪,到路西边的高粱地里埋伏。王文义跟着哑巴往西走,被哑巴推了回来。余司令说:“你别过去,你跟着我。害怕吗?”王文义连连点头,说:“不怕……不怕……”

余司令让方家兄弟把那尊大炮抬杆在河堤上架好,又对提着一只大喇叭的刘吹手说:“老刘,接上火,你什么都别管,可着劲儿给我吹喇叭,鬼子怕响器,你听到了吗?”

刘吹手是余司令早年的伙伴,那时,司令是轿夫,刘是吹鼓手,他双手攥着喇叭筒子,像握着一杆枪。

余司令对大家说:“丑话说到前头,到时候谁要草鸡了,我就崩了他。咱要打出个样子来给冷支队看看,那些王八蛋,仗着旗号吓唬人。老子不吃他的,他想改编我?我还想改编他呢!”

众人围坐在高粱地里,方六拿出烟袋装烟,摸出火镰火石打火。火镰打击火石嚓嚓地响。火星飞进,每一个火星都很大。一个大火星溅到方六用食指和无名指捏住的高粱秆芯上,方六噘口吹气,火绒上冒出一缕白烟,红了。方六点燃烟袋,吸一口烟。余司令吐一口气,抽抽鼻子,说:“把烟磕了,鬼子闻到烟味还会上桥?”

方六紧着吸了两口,把烟袋磕了,把烟包装好。余司令说:“都到河堤漫坡上趴着,省得鬼子来了措手不及。”

大家都有些紧张,卧在河堤上,手抱着枪,如临大敌。父亲趴在余司令身边。余司令问:“你怕不

怕?”父亲说:“不怕!”

余司令说:“好样的,是你干爹的种!你是我的传令兵,打起来别离开我,有什么命令我就给你说,你就给我往西边传。”

父亲点点头。眼馋地盯着余司令腰里那两支枪。一支大,一支小。大的是德国造自来得匣子枪,小的是法国造勃朗宁手枪。这两支枪各有来历。

父亲嘴里进出一个字:“枪!”余司令说:“你要枪?”父亲点点头,说:“枪。”余司令说:“你会使吗?”“会!”父亲说。

余司令从腰里抽出勃朗宁手枪,在手里掂量着。手枪已老,烧蓝退尽。余司令拉动枪机,弹仓里跳出一颗黄铜壳的圆头子弹。他把子弹扔了一个高,伸手接住,又压进枪里。“给你!”余司令说,“就像老子一样用它。”父亲把枪抓了过来。父亲握着枪,想起前天晚上,余司令就用这支枪打碎了一个酒盅子。

那时候眉月初升,低低地压着枯树枝桠。父亲抱着一个酒坛子,捏着一柄铜钥匙,遵照奶奶的命令,到烧酒作坊里去盛酒。父亲拧开大门,院落里静悄悄的,棚里黑洞洞的,作坊里散发着腐烂酒糟的油气。父亲揭开一个瓮盖子,借着月光,看到清平的酒面上,自己干瘦的脸。父亲眉毛短促,嘴唇单薄,他觉得自己很丑。他把酒坛子按到瓮里,酒咕嘟咕嘟灌进坛。提坛出瓮时,坛上的酒滴滴答答落入瓮内。父亲改变了主意,他把坛里的酒倒进瓮里。父亲想起了奶奶洗过血脸的那瓮酒。奶奶在家里陪着余司令和冷支队队长喝酒,奶奶和余司令都是大量,冷支队队长却有些醉了。父亲走到那瓮酒前,见木制的瓮盖上压着一扇石磨。他放下酒坛,用尽全力把石磨掀掉。石磨在地上滚了两圈,撞到另一只酒瓮上,在瓮壁上撞出一个大洞,高粱酒哧哧地窜出来,父亲不去管它。父亲揭开瓮盖,闻到了罗汉大爷的血腥气。他想起了罗汉大爷的血头和娘的血脸。罗汉大爷的脸和娘的脸在瓮里层出不穷。父亲把坛子按到瓮里,装满血酒,双手捧着,回到家中。

八仙桌上,明烛高烧,余司令和冷支队队长四目相逼,都咻咻喘气。奶奶站在他们二人当中,奶奶左手按着冷队长的左轮枪,右手按着余司令的勃朗宁手枪。

父亲听到奶奶说:“买卖不成仁义在么,这不是动不动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

余司令怒冲冲地骂:“舅子,你打出王旅长的旗号也吓不住我。老子就是这地盘上的王,吃了十年排饼,还在乎王大爪子那个驴日的!”

冷支队队长冷冷一笑,说:“占鳌兄,兄弟也是为你好,王旅长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把杆子拉过来,给你个营长干。枪响由王旅长发给,强似你当土匪。”

“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你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一根。”冷支队队长坐下,抽出一支烟点燃。

趁着机会,父亲捧着酒坛上去。奶奶接过酒坛,脸色陡变,狠狠地看了父亲一眼。奶奶往三个碗里倒酒,每个碗都倒得冒尖。

奶奶说:“这酒里有罗汉大叔的血,是男人就喝了。后日一起把鬼子汽车打了,然后你们就鸡走狗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

奶奶端起酒,咕咚咕咚喝了。余司令端起酒,一仰脖灌了。冷支队队长端起酒,喝了半碗。他说:“余司令,兄弟不胜酒力,告辞啦!”

奶奶按着左轮手枪,问:“打不打?”

余司令气哄哄地说:“你甭求他,他不打,老子打!”

冷支队队长说:“打。”

奶奶松开手,冷支队队长把左轮手枪抓过去,挂在腰带上。

冷支队队长白净面皮,鼻子周围有十几颗黑麻子。他的腰带上别着一大圈子弹,挂上枪后,腰带垂成一轮下钩月。

奶奶说:“占鳌,我把豆官交给你了,后日你带着他去。”

余司令看看我父亲,笑着问:“干儿子,有种吗?”

父亲轻蔑地看着余司令双唇间露出的土黄色坚固牙齿,一句话也不说。

余司令拿过一只酒盅,放在我父亲头顶上,让我父亲退到门口站定。他抄起勃朗宁手枪,走向墙角。

父亲看着余司令往墙角前跨了第三步,每一步都那么大那么缓慢,奶奶脸色苍白。冷支队队长嘴角上竖着两根嘲笑的笑纹。

余司令走到墙角后,立定,猛一个急转身,父亲看到他的胳膊平举,眼睛黑得出红光。勃朗宁枪口吐出一缕白烟。父亲头上声巨响,酒盅炸成碎片。一块小瓷片掉在父亲的脖子上,父亲一耸头,那块瓷片就滑到了裤腰里。父亲什么也没说。奶奶的脸色更加苍白。冷支队队长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半晌才说:“好枪法。”余司令说:“好小子!”父亲握着勃朗宁手枪,感到它出奇地沉重。

余司令说:“不用我教你,你知道该怎么打。传我的令给哑巴,让他们准备好!”父亲提着手枪,钻进高粱地,跨过公路,走到哑巴面前。哑巴盘腿大坐,用一块绿油油的石头磨着一把修长的腰刀。其他队员坐的躺的都有。父亲对哑巴说:“让你们准备好。”

哑巴斜了父亲一眼,继续磨刀。磨一阵,他撕了几个高粱叶子,把刀口上的石沫子擦掉,又拔了一棵细草,试着刀锋。小草一碰上刀刃就悄悄地断了。

父亲又说:“让你们准备好!”

哑巴把腰刀入鞘,放在身旁。他的脸上绽开狰狞的笑容。他抬起一只大手,对着父亲招着。

“唔!唔!”哑巴说。

父亲蹑手蹑脚地走上前,离哑巴一步远停住。哑巴一探身,扯住了父亲的衣襟,用力一带,父亲伏在哑巴怀里。哑巴拧住父亲的耳朵,父亲的嘴咧到了腮上。父亲用勃朗宁手枪,戳着哑巴的脊梁骨。

哑巴又按住了父亲的鼻子,用力一掀,父亲的眼泪噗噗冒出。哑巴怪声怪气地笑起来。

散坐在哑巴周围的队员们齐声哄笑。

“像不像余司令?”“是余司令下的种子。”“豆官,我想你娘。”“豆官,我要吃你娘那两个插枣饽饽。”

父亲恼着成怒,举起手枪,对准那个妄想吃插枣饽饽的就搂了火。勃朗宁手枪里啪哒一响,子弹没有出膛。那人脸色灰黄,快速跳起,来夺父亲的枪。父亲怒火冲天,扑到那人身上,连踢带咬。

哑巴立起来,扯着父亲的脖子用力一摔,父亲的身体离地飘行,下落时砸断了几株高粱。父亲打了一个滚爬起来,破口大骂着,扑到哑巴面前,哑巴唔唔两声。父亲看着他铁青的脸,被锁在那儿。哑巴拿去勃朗宁手枪,拉动枪机,一粒子弹落在他的手里。他捏着子弹头,看着子弹屁股门上被撞针击出的小孔,对着父亲比划了几下。哑巴把枪插到父亲腰里,拍了拍父亲的头。

“你在那边闹什么?”余司令问。父亲委屈地说:“他们……要和俺娘闹。”余司令板着脸,问:“你怎么说?”

父亲拾起胳膊擦擦眼,说:“我给了他一枪!”“你开枪了?”“枪没响。”父亲把那粒金灿灿的臭火递给余司令。